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札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趙翼雲崧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
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寥寥本紀贊所謂太
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
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
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采集累朝事蹟
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
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
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

宗世宗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

何爲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

月日亦先後差悞紀本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其時

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

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

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

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

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

一卷而元史敘字端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

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勅儒士編修國史五

年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減宋後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耶律鑄監修

成宗卽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七年國史院進
太祖太宗定宗睿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
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
妃功臣傳俾百工各上事蹟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
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
修英宗實錄并具書倒刺沙款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
實錄及后妃功臣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卽據以修輯
傳以上皆見本紀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
日厯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厯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
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
史院卽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
往詳於記善畧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
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爲信史修元史者卽據以成
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卽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

正誤而縉致董倫書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有改修之命令拾遺正誤及縉所改修者皆不傳殊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以舊時纂修實錄者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

文用傳

又拜住監修國史

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剌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禽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

拜住傳

可見

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爲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

傳信不得者每以爲恥

燧傳

袁桷在詞林凡勲臣碑銘多

出其手

桷傳

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大臣墓隧之碑得元

文以爲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

元傳

而皆與纂修實錄之

列

世祖實錄李之紹馬紹李謙姚燧張九思張昇所修

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程鉅夫鄧

文

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蘇

天

爵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

英

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

錄

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

所

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

宣

宗實錄謝端所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張起巖楊宗瑞

揭

傒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明初修史諸臣卽鈔撮成

琦

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

書故諸列傳尙多老筆而無醜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

有郭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

集等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

及歐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
帝一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覩記
較切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
更爲分明未造徇節諸人則又有張翥所集忠義錄以
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尙首尾完具不得概
以疏略議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
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
從搜括耳

按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
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
備乃命儒士往北采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

書成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一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秦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煩黷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達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邊後絕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蓋卽珙所稱蒙古斯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爲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人之速不台卽第九之雪

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卽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
七之石抹也先卽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蓋可見修
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鈔不復彼
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誤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
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耶律卜氏據
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
其妻又翦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
士誠畱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
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旣
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
以駁正史者蓋一代修史時凡裨官叢說無不搜集

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閱元史者不得概以舛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案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

爲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
眾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案金史洛陽旣破強伸復立軍
府與元兵力戰此卽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禽後
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卽貸汝命伸不從持使北向
伸仍拗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徇節取烈而元
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
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案金
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訛可出質蒙古主
卽還使碎不斛等卽速不台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

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
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

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

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命偕速不台

傳又作唆伯台

圍汴案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

舊名傳拖雷

三峯山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敘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鎮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案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

本夏貴家僅積功爲鎮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徇節凜凜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珏走涪元帥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珏遂降案宋史珏傳重慶陷珏乘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沈舟人奪斧擲江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爲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爲哉珏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珏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

案元史本紀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爲張珏所殺至是應春子國賓詣

闕訴冤詔以珏付國賓使復父讎珏時在京北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爲元臣梅國賓敢請得而甘心乎案宋史張珏傳珏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降元守瀘州而爲珏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簡淨然亦有不明晰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槩括其辭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稱何人邪及觀元史始知卽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

會者則睿宗圖類也

太宗弟舊名拖雷後追諡睿宗

是時圖類先入蜀

由宋武休關繞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

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

金史亦不著拖雷名

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

畱大將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

金史圍汴之將但有碎不斛而塔察兒等俱不

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斫

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斡相約

欲劫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

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

槩直牖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

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

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晰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岐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卽北還畱睿宗

圖類總

兵圍汴案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畱圍汴京也天澤傳誤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旣至大理禽其主遂平之案本紀憲